

Récits de Voyage de Tocqueville

Tocqueville



荒野文明之思

[法] 托克维尔 著 李炳韬 编译



江西教育出版社
JIANGXI EDUCATION PUBLISHING HOUSE

RÉCITS DE VOYAGE DE TOCQUEVILLE
Tocqueville

荒野文明之思

[法] 托克维尔 著 李炳韬 编译

 江西教育出版社
JIANGXI EDUCATION PUBLISHING HOUSE

图书在版编目 (C I P) 数据

荒野文明之思 / (法) 托克维尔著; 李炳韬编译. --南昌 :
江西教育出版社, 2016.7

(重开经典之门海外版)

ISBN 978-7-5392-8889-5

I. ①荒… II. ①托… ②李… III. ①游记—作品集
—法国—近代 IV. ①I565.64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6)第 158861 号

荒野文明之思

HUANGYE WENMING ZHI SI

[法] 托克维尔/著 李炳韬/编译

江西教育出版社出版

(南昌市抚河北路 291 号 邮编: 330008)

各地新华书店经销

长沙超峰印刷有限公司印刷

880 毫米×1230 毫米 32 开本 6.5 印张

2016 年 7 月第 1 版 2016 年 7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978-7-5392-8889-5

定价: 20.00 元

赣教版图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 请向我社调换 电话: 0791-86710427

投稿邮箱: JXJYCBS@163.com 来稿电话: 0791-86705643

网址: <http://www.jxeph.com>

赣版权登字-02-2016-372

•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

出版说明

亚历克西·德·托克维尔 (Alexis de Tocqueville, 1805-1859) 是自由主义政治思想史上一位必须提到的人物, 他的代表作《论美国的民主》《旧制度与大革命》早已成为家喻户晓的名著。我们这本书所展现的是他的“行以致学, 学以致用”。这位现代政治思想家具有一种独特的气质, 与早先的启蒙时代大师们动辄发明一个世界或产生一套理论相比, 托克维尔显得要“古典”得多。这当然与19世纪上半叶法国的社会背景分不开。托克维尔的家族经历了革命时的疼痛, 见证了革命后的乱象后, 托克维尔意识到启蒙时代的美好想象解决不了法国的问題, 不过他并没有像他的远亲夏多布里昂^①那样迎着“民主共和”的大

^① 夏多布里昂 (Francois-Rene de chateaubriand, 1768-1848): 法国作家、政治家、外交家, 法兰西学院院士。著有小说《阿达拉》《勒内》《基督教真谛》, 长篇自传《墓畔回忆录》等, 是法国早期浪漫主义的代表作家。译注。

潮流逆流而上，而是把兴趣集中在法国之外，试图在更广阔的世界中寻求问题的答案。在五十四年的生命中，他游历了欧、非、美三大洲的九个国家和地区：意大利与西西里（1827）、美国与下加拿大^①（1831-1832）、英国与爱尔兰（1833、1835）、德国与瑞士（1836）、阿尔及利亚（1841）。这其中，尤以1831-1832年托克维尔和好友居斯塔夫·德·博蒙的美洲之行最为著名，这次旅行直接关系到1835年《论美国的民主》的出版，托尔维尔一生的思想也由此逐步走向成熟。

托克维尔的旅行注定会让今天的我们念念不忘，但他一生的游记在国内外均没有得到完整的编辑出版，因此这套“重开经典之门”系列计划以两卷的形式——上卷《荒野文明之思》、下卷《历史碎片思考》，向读者完整展现托克维尔的游记。本卷《荒野文明之思》收录了托克维尔青年时代两次旅行的游记，即1827年的意大利西西里之旅和1831-1832年的美国与下加拿大之行。文本源自居斯塔夫·德·博蒙（Gustave de Beaumont）所编《托克维尔全集》的游记部分，以及法国托克维尔研究网站www.tocqueville.culture.fr介绍的相关内容。

① 下加拿大：1791-1841年以圣劳伦斯河与圣劳伦斯湾两岸为管辖区域的英国殖民地。它管辖的范围包含现在加拿大的魁北克省南部和纽芬兰与拉布拉多地区。译注。

目 录

- | | |
|----|--------------------|
| 1 | 意大利与西西里（1827） |
| 33 | 美国与下加拿大（1831—1832） |

意大利与西西里

(1827)

REVIEW THE CLASSIC

编 前 语

虽然罗马事务可以说是托克维尔在担任法兰西第二帝国外交部部长期间所面对的最重要问题，但是他早年在意大利的旅行却只能算是休闲和游玩。出游亚平宁是为了庆祝自己获得法律学位，以及在这片土地上探寻古典遗迹。1826年12月，他与哥哥爱德华（Edouard de Tocqueville, 1800-1874）一同起身，于1827年1月到达罗马。随后，他们穿越了整个意大利半岛直至那不勒斯。1827年3月初，他们又去往西西里岛。这次渡海令兄弟俩始终记忆深刻，因为他们的船遭遇了一次不折不扣的暴风雨袭击，他们差一点就葬身于茫茫的第勒尼安海。托克维尔后来在游记中用异常悲壮的语调写下了这段惊心动魄的经历。

不幸的是，托克维尔初游意大利时的旅行笔记已经失传，我们只能在居斯塔夫·德·博蒙编录的《托克维尔全集》中找到些许残篇。今天的人们相信这些遗失的手稿可以帮助读者“研究托克维尔的心路历程，他的探索、误

解、反思，直至最后转向他毕生坚持的阳光大道”。使用如此优美的文字来展现他自己的思想内涵是一件颇有新意的事情，因为这在他后期的作品中几乎是看不到的。这些文章向我们展现了极富浪漫主义风格的描述（不像托克维尔本人的风格，倒更像他的远亲夏多布里昂），比如攀登埃特纳火山，以及在罗马遗址上论述伟大的两面性。

游记中的一个片段预示了这位年轻的旅行者日后终将成为《论美国的民主》的作者。在这个片段中，他记述了一个西西里人与一个那不勒斯人之间的对话，其中涉及专制主义的毁灭性后果以及发展自由的必然条件。这段对话明确地预示了此种论述和主题将形成托克维尔自己的独特风格。

西西里游记断章

我们缓缓前行，那不勒斯海湾绝美的风景尽收眼底，人口稠密的城市上空传来行将散去的嘈杂之声，赫库兰尼姆（Herculaneum）古城的海岸遥遥在望。不久，我们又看见了遮挡了庞贝（Pompéia）的小山丘。夜幕降临，我们接近了卡普里（Caprée）岛上的岩礁。第二天醒来时，我们仍然能够看见这些岩礁，一整天都会看见，它们仿佛绵绵悔意与我们如影随形。

这座岛像是一只猛禽的巢穴，一个暴君真正的栖身之所。正是在这里，提比略（Tibère）^①引诱了那些参加罗马帝国交际聚会的人们，这些人成了他手下的牺牲者。也正

① 即罗马帝国第二任皇帝提比略·尤利乌斯·凯撒·奥古斯都（Tiberius Julius Caesar Augustus），他为帝国前期的贤明政治打下了坚实的基础，但是罗马贵族却对其仇恨不已。自塔西陀开始直至近代，他一直被史学家们描述为一个荒淫无道的暴君。由于他晚年归隐卡普里岛，因此托克维尔也恨屋及乌，不经意间渲染了这座岛的苦难。不过，比托克维尔小12岁的历史学家蒙森在他的《罗马史》中塑造了提比略的正面形象。遗憾的是该著作面世之时，托克维尔已然离世。译注。

是在这里，这种欲念得以减弱。可耻的衰老让他变得无能为力，他从一切胡作非为中幡然醒悟，不再相信观赏他人的痛苦可以带来欢乐。他对兽欲的快感也失去了兴趣。最终他释放了自己野蛮灵魂深处的真实。他在卡普里岛上给元老院写的信中说道：“为什么给你们写信，元老们？我有什么要对你们讲？众神会把我带向史无前例的悲惨的灭亡，如果可以这么说的话。”

傍晚时分，先是一片平静的海面让我们静止下来，继而西风骤起，船开始逆风航行。隔天上午，大地在视野中消失了。在我们与逆风斗争的一整天里，海面越来越宽大。红日西沉，乌云时不时地从天空中飘过。我坐在船舱中，手撑着下巴，端详着远方的地平线。我清楚地看到远处的浪花被染成一片灰暗，我确信暴风雨即将来临。须臾间，我们便闯进了巨浪阵中，每一寸甲板上都有浪花在跳动。随后天空被数道闪电撕破，远方的一声闷雷宣告了风暴的来临。记得曾有好几个风雨欲来的夜晚，我惬意地沉湎于独思。在暴风雨前的宁静中，在危机四伏之时的那种沉思和对全身心创造的期待中，我发现了此种情境的崇高与迷人之处。但是无论是谁，只有亲眼看见同样的暴风雨在无垠的大海上肆虐，才能感受到大自然所呈现的这幅最可怕的画面。

第一组雷声响彻天际，船上一阵大乱。船长的声音从

船尾传来，水手们纷纷呼喊开始变换操作。风越来越狂，骇人地呼啸着，雷声也越来越近了。每次闪电都带来一瞬间的白昼，随后我们又陷入最彻底的黑暗。海浪以人们无法想象的巨大能量在四周翻滚着，仿佛一座沸腾着的锅炉。此生我都会牢牢记住这次经历。当片刻宁静之际，我听见身边有一些微弱的声音反复吟唱着圣歌。我找寻这些声音的来源，发现在一张帆下躲藏着十来个可怜的乘客。如果哲学家未曾如他们一般目睹全能的神所降下的可怕启示，又如何能够对自己的思想体系言之凿凿？

暴风雨几乎就在头顶，闪电有好几次从很近的地方坠入大海，我们每时每刻都在担心船会沉没。突然，一条大浪斜劈过来，把我们掀到一边。海浪打翻了船上的长椅，破舱而入，到处都是惊恐的叫声。藏在浮筒之间的一只狗的长吠，成了人们所能想象的最凄惨的和声。警报声响起，但只持续了一小会儿，船依靠它的龙骨重新恢复平稳。倾盆大雨很大程度上削弱了风暴的危险性。尽管大海依旧暴躁不安，但此时每个人都相信可以在涌到船上的水流中寻求喘息之机。这一夜对所有人来说无疑都是漫长的。我们睡了两个小时，突然被船上激烈的骚动和扯拽缆绳的狂风惊醒了。大海远远没有平息它的愤怒。然而，当太阳冉冉升起时，我以为大家已经安然无虞。我欢喜地从小舱伸出头，看到一些水手拽着缆绳，另一些抵着桅杆，

似乎已经为对付暴风雨绞尽了脑汁。他们的脸上写满了不安，一动不动的姿势比夜里的骚动要好得多。我看了看天空：西边，一阵狂风似乎要把一片巨大的雨云驱赶到我们头顶，我明白又一场暴风雨即将来临。我试图顺着船员们的视线看远处发生了什么，终于，透过迷雾，我看到一片高山状的巨浪升出海面，自北向南奔腾过来挡住了我们的去路。风暴开始了，海的愤怒不断累积，从一个方向推挤我们。我在甲板上紧紧抓住每个够得着的物体艰难地爬行，此刻任何活物只要直立行走立刻就会被卷进大海。终于，我摸到了舵柄，船长正在亲自掌舵，我问他船有没有危险，这个男人以一种野蛮的神情望着我说：“肯定有！”话语粗鲁，再不肯多说一个字。我回到船舱，一个老水手抓住我的袖子，说话时牙齿打战：“就是因为你们这些旅行狂让我们离开了港口，你一会儿就会看见我们都将得到什么下场。”昨夜，我还看见这一群人满怀勇气和希望，从一根缆绳跳到另一根上，在水深火热中一边穿行一边高呼：“没什么，先生们，一阵风而已！”然而这一次，我承认我们的确在劫难逃。我回到小舱，把这种紧急事态告知于爱德华。我们必须抓住一切可能的机会自救，尽管我基本看不出有什么逃生的机会。这时，一个水手前来为这些炼狱中的灵魂祈祷。于是，我们想起了自己与生俱来的宗教信仰，一开始就被教导要沿着它的方向思考。

我们做了一次简短的祷告，然后坐在船舱门口。我抱着肩膀，心里回想着自己度过的不长的年岁。我承认，我在自以为即将魂归上帝之际，发现人存在的意义似乎与之前认为的完全不同了。我一直惦记的那些事业此刻已经变得微不足道，永恒的巨大的形象在我眼中升起，它身后的一切都已灰飞烟灭。我后悔自己以前没有尽力去酝酿这种宗教意识。在抵御一种人不能与之抗衡，甚至不能在其面前迈进一步的危难时，我觉得神的佑护比人的勇气更宝贵。然而，我思考我们在此世所行之事的时候，却是最艰险的时刻。众人相互通告时的呼喝声让我回过神来，此时我才发现泪水已涌上眼眶，我赶紧将注意力转向别的事情，保存力气以备不时之需。乌云向我们猛扑过来，海水汇集成滔天巨浪，我们看见几座岛屿一下子就从我们面前飞驰而过。我这才知道，风暴已于一夜之间把我们冲出了四十法里，直至利帕里群岛（l'archipel de Lipari）中间。

.....^①

这艘原本要驶往帕勒莫（Palerme）的船由于逆风无法抵达目的地，我们最终来到了奥利维耶里（Olivieri）的小港口。

① 此篇为断章，省略号表示该处文字残缺。译注。

我们迫不及待地想要离开这个破烂不堪的木船，大家已经在里面苦熬了好几个钟头。然而在这个国家，比起对待各类窃贼的宽容，警察对待旅行者要严厉得多，手段更是层出不穷。他们似乎已经认定我们会阻碍交通。有人通知我们必须在船上待到第二天中午，到那时海关人员才会有心情来关照我们……

3月12日，海关的人来了，我们终于登上了船边的小沙滩。我们在草坪上欢呼雀跃：“西西里，我们来了！”

我们立即开始眺望眼前的这片土地，对船上的乘客连正眼也没瞧一下，那些可怜人还只顾着脚下摇晃的甲板。在海滩上，我们并没有看见那些光秃秃的沙洲，它们与岸边雾霭蒙蒙的天空融成了一体，也给大西洋之滨蒙上了一层忧伤。海浪冲刷着草地，背向海滩三十步的地方有一些巨大的芦荟、细长的印度无花果树和正在盛开的灌木。寒冬留在了意大利，在这里，春天带着它的所有色彩和香味款款走来。两倍步枪射程的远处，一个村庄穿过橄榄树和欧洲无花果树林横亘在眼前。对面绿色的小山丘上矗立着一座城堡的断壁残垣，山谷在草木英华之间扶摇直上，形成了一个广阔的三角形向南方蔓延。这就是西西里在奥利维耶里海滩上呈现给我们的第一印象。

……

……我们开始感受到，这个地区的富饶美丽并没有给

当地居民带来安逸和舒适。第一件让我们很吃惊的事情，就是这里的房子完全没有玻璃窗。毫无例外。

.....

.....3月13日清晨，我们上路了。这个旅队是这样组成的：一个手持长枪、腰插匕首、头戴棉帽的士兵迈开步子，跨上高头大马.....我们跟在他身后排成一列，一些人坐在座位上，另一些人将就着待在高处的行李架上。三个光脚的农村年轻小伙，面颊如摩尔人呈古铜色，他们顺着队伍从前到后跑个不停，一边催赶骡马，一边时不时地发出只有在西西里才能听见的粗野的喊叫声，同时还一直重复着他们钟爱的咒骂之语：“kasso.....”

.....

旅队途经了岛上的部分地区，最终到达了帕勒莫。

.....

.....首先映入眼帘的是佩莱格里诺山 (Mont Pellegrino)，它那高耸的四方形山峦为帕勒莫挡住了西北风的侵袭，却使得热风更加猛烈。听说，早在十五年前，这里的人相信，如果拿破仑入主西西里，他会把这座山扔到海里去。那个男人擅于在他同时代人的精神之上攫取超能力，世间没有什么能够更好地描绘这种力量了。

.....

3月17日，我们离开了帕勒莫.....